

回族学论坛

[第一辑]

回族学与
21世纪中国

「中国回族学会」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册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沙 明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马启成 甘连瀛 余振贵 沙鹏程

沙之沅 哈经雄 高发元

执行编选 哈正利 周传斌 王永亮

《回族学论坛》序

回族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成员。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回族现有近 1000 万的人口,是全国第四大民族,遍布在全国 2000 多个县、市,是分布最为广泛的少数民族。据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回族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交流以及融汇的过程。史学泰斗白寿彝教授在第一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的一段话可以简洁地概括整个回族历史的发展脉络,他说:“回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个中国的发展进步跟回族的发展进步分不开;回族的发展进步,也跟全国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分不开。”的确,自回族先民于唐代来到中国以后,就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在并不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中,回族为中国主流社会贡献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儿女:勤政廉洁的政治官员赛典赤赡思丁、海瑞,视死如归的卫国良将左宝贵、马福禄,被称为“与儒家对话第一人”的宗教大师王岱舆,一腔异血的思想家李贽,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米芾、高克恭……太多了,他们的业绩灿若晨星,闪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

然而,在中国古代史上,文献中虽时有关于回族先民或回回人的记载,但对她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到 19 世纪后半期,在内忧外患的困扰之中,随着中华民族意识和认同的觉醒,“民族”概念和民族研究才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此过程中,回族研究也开展起来了。但后来的学者们仍然愿意把回族学研究的肇始回溯

到回族先贤发起的始于明末清初的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运动。这是“回族穆斯林第一次进行的阐发伊斯兰教教义、教律、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的宗教学术活动,是回族穆斯林进行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和建设工作。”“实为回教徒以中国文字阐扬回教学术的开端”,“有凿山开石之功绩”。汉文译著的目的只是想获得官府和民间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理解,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自觉的“文明的对话”;同时,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和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其中,回族先贤王岱舆、刘智等达到了以汉语文、中国哲学概念阐释伊斯兰教义的颠峰,至今无人企及。

更多学者把回族学研究的起点放在清末民初,或者 20 世纪 20 年代。这大概是由于此时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信仰研究”发展到“民族研究”了。此时研究活动十分活跃,成绩也较为显著。回族学者白寿彝、傅统先、金吉堂、马以愚等此时都撰写了专著,成为回族研究的扛鼎之作。很多汉族学者也参与其中,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伊斯兰教和回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与影响。象陈垣、陈汉章这样的学者在回族学的发展中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大约一个世纪的研究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 世纪前 50 年代的起步阶段,也是第一个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初期至“文革”之前(1949—1966)的丰收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世纪末(1978—2000)的繁荣发展时期。在这百年当中,由于各民族学者的辛勤耕耘,回族研究虽历经坎坷和曲折,但总的来看,20 世纪的回族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回族研究呈现出学科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术队伍日渐壮大,研究成果丰硕荟萃,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也得到了发展的局面。历经沧桑的回族研究,已经从幼稚到逐渐成熟,走出了自己的创业、开拓、发展之路,并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民族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一门显学。

回族学是一门关于“回回人”或“回族人”的学问,是一门年轻

而又根基深厚的学科。20 世纪前半期,陈垣、金吉堂、白寿彝等学者已经就回族或回教研究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思路。

近年来,回族学界提出并进行回族学学科建设讨论。“回族学”名称的提出和被讨论,标志着回族研究已经超越单纯的历史研究,向着多学科交叉的新的发展时期迈进。在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回族研究作品中,我们依稀可以辨认出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哲学、社会学、文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的印记。除了探讨族源、族群性的传统话题外,文化的各方面与现实发展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学术关怀。1998 年中国回族学会的正式成立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总之,以 13 次全国回族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为标志,回族学近年来的成就和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回族学研究已经和正在取得的成绩业已向我们展示了其深远的意义。本书编者认为,回族学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揭示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及其历史变迁。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同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成熟的文化体系,而回族正是这两大文化体系碰撞之后迸射的火花。对照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回族的案例尤其彰显着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和对话的魅力。

第二,阐扬回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以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进一步传承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也都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组成部分。回族学研究在为回族发展做贡献的同时,也能够为整个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让更多的人了解回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巨大的责任感及其历史性贡献。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其很多方面尚不为人所知。自古及今,由文化误解导

致的矛盾、冲突不断发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回族先贤们曾为消除这种文化上的隔阂而掀起了伊斯兰汉文译著运动。在今天,这种消除隔阂、促进理解和交流的努力仍未停止。回族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将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繁荣做出贡献。

当前,回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说起,因为回族学研究的任务是由时代精神所决定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和平意味着平等,平等才能开放,开放才能发展,发展才能进步”。这就是说,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只有通过各民族的充务发展才能实现。这种发展不仅要有效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有效地缩小现实生活中造成或扩大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在我国也不例外。就回族社会而言,也基本如此。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首要条件,也是党和国家在民族政策方面的根本立场。如何有效地消除或缩小现实生活中各民族发展的差距,是我国民族工作、民族研究工作面临的根本任务。回族和回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人类社会民族发展过程的漫长性,也决定了解决回族社会问题的长期性。因此,回族学研究事业必将是任重道远。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已进入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发展时期。回族广泛分布的特点,决定了回族社会现代化必须依托于有关地区的现代化,回回民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回族和回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回族研究必须要具备开阔性的视野和建立开放性的研究机制。按照时代发展要求,要对科学理论不断创新,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过去那种传统封闭式研究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潮流。大家知道,回族学是以回族这个社会、群体和它的

文化为对象,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这就要求我们从事回族学的研究者,要面对现实,深入现实,研究现实,与时俱进,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把学科理论与回回民族工作的实际相结合,把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与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相结合。同时,还应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和理论创新,形成一个以理论研究促进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推动理论创新的新局面,使回族学成为回族和回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一门科学。

第一,紧紧围绕西部大开发这个战略中心,研究和探索回族和回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包括回族在内的各兄弟民族和民族地区摆脱贫困落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是消除东西部和民族之间差距的必由之路。应该看到,加快回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现阶段解决回回民族问题的关键。在国家实施西大开发的战略中,如何根据回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贯彻落实、使西部大开发与回族地区的经济、人口、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如何看待当前影响和制约回族和回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不利因素,使国家扶持,发达地区支援和回族地区自力更生形成一种发展的合力等等,都是重要研究课题,需要在实际中不断探索。

第二,加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文化研究。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全面发展,它既指社会经济的增长,也包括社会观念的进步和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经济与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两者是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文化发展,而文化对经济发展又有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东、西部差距越拉越大?原因很多,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文化差距较大,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文化差距,最根本的是观念上的差距。在这方面,回族地区现代化,首先必须是观念的现代化。要树立现代社会

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时间观念、科技和教育观念。只有观念的改变,才能推动回族和回族地区经济快速、持续地发展。

第三,创立回族学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现代化学科的理论体系。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各个学科都在研究,都有自己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学说。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都形成或正在形成本学科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而回族学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是一个新兴学科,在这方面的建树还不多。因此,回族学的现代化研究必须具有回族学特征,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回族学研究的特征之一是综合性、整体性,回族学的现代化应从更多的回族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对回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从历史到现状,作出客观、具体的记录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探讨回族社会的发展之路。当然,由于各个地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文化发展程度有别,不能不加选择地将某种理论普遍化和绝对化。回族学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应对不同回族地区的客观实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科学总结各地区的发展途径和规律,提出回族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以推动新世纪回族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会同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室策划编辑出版本套《回族学丛书·回族学论坛》系列,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公布学科研究的主要进展,以及研究发展的方向,从而进一步推动回族学的发展。学术事业重在薪火相传,希望我们能踏着先人跋涉的足迹,将民族的文化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中国回族学会编辑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目 录

《回族学论坛》序	(1)
----------------	-----

加强理论学习 开拓研究视野	白寿彝 (1)
百年沧桑传积学 盛世雄心奔辉煌	沙 明 (3)

寻踪捕迹堪欣慰 世纪之交忆征程

——试论 20 世纪回族历史文化研究	林 松 (16)
关于当前回族研究的思考	马麒麟 郝苏民 (50)
世纪之交的中国回族学研究	李 膺 高占福 (59)
论我国回族史学的优良传统	马明龙 翁乾麟 (74)
论当代回族研究的“少数民族化”问题	张中复 (88)
论家谱对回族学研究的历史贡献	马文清 回树昌 (109)
关于回族学的思考	黄庭辉 (127)
建国以来广西回族研究及其展望	常启明 (138)
论回藏关系	妥进荣 张世海 (150)

民国时期社会贤达与回族

——兼论民国时期回汉关系	答振益 (162)
--------------------	-----------

散杂居回族与汉族经济生活差异

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王树理 (171)
北京城区回族居民的异族通婚	良警宇 (179)
有关记述丝绸之路上穆斯林文化的一些著作	马 通 (188)
《大清律例》回族法律条义研究	王东平 (197)

藏于芝加哥博物馆的明代伊斯兰青铜器皿	王建平(211)
论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的特点及其 作用	白友涛 柴 静(219)
明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回族源流考论 ——兼论瓦剌部、永谢布部的民族成分及 宗教信仰	白 贞(229)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陕西回族教育	哈维岐(240)
陕甘回族与独联体东干族风俗异同初探	牧建婷(267)
论回族的民族情感与民族理性	马 平(275)
苏非“坐静”及其追求的心灵境界	李有智(284)
伊斯兰文化在藏区:卡日冈穆斯林 研究	马海云 (日)高桥健太郎(291)
西安市回族清真饮食业的现状与 分析	李景兰 马朝琦(313)
回族经济的历史兴衰与前景	王步文 吴丕清(321)
临夏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李 膺 高永久(331)
发展民族幼儿教育 培养一代世纪英才	沙鹏程(342)
城乡结合部回族经济文化特点初探	马惠兰(353)
今日大厂回族与伊斯兰教的良性互动关系	杨桂萍(367)
附录 未收入论文目录	(376)

加强理论学习 开拓研究视野

白寿彝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 年,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方针的引导下,回族人民不但拥有了本民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同时还拥有了学术的地位,回族史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回族人民的关注,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需求,这是回族人民在思想上的飞跃,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学术气氛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了一个空前良好的氛围。近二十年来,回族史的研究工作,尤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队伍得到了充实和壮大,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可喜可贺的,对于这 50 年,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并进行认真的总结。

对于 21 世纪回族史研究工作的愿望和设想,我想,新世纪是旧世纪的延续,新世纪来临了,旧世纪没做完的事业,我们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会议的意见,我已在过去举行的各次会议上多次谈到过,即使到了 21 世纪,改变也不大,在这里我只简单地重复以前说过的几点,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注重对基本理论、基本史料的整理和收集,因为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我们的研究工作,尽管已经有很多的成果,但要深入下去,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第二,研究的事业要更为广阔,回族史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研究,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更有价值;第三,注重对人才队伍的培

养,我们回族中有不少优秀人才,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挖掘,要让他们懂得回族史的研究是一门艰苦的学问,懂得回族人民的历史和贡献,他们是 21 世纪学术研究领域的生力军;第四,回族史研究永远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整体的研究轨道;最后,寄希望于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关心回族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和同志,在新的世纪里,通过大家的同心协力,编写出一部新型的中国回族通史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进步和发展做出新贡献!

根据白寿彝先生 1999 年 12 月
在十二次回族学会的书面发言整理

百年沧桑传积学 盛世雄心奔辉煌

沙 明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回族学研究,曾经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有起有伏,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民族文化研究事业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才重新得到恢复并获得迅速发展。如今,回族学研究,经过老一辈学者的开拓和各地民族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学科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术队伍日渐壮大,研究成果丰富荟萃,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都表明,历经沧桑的回族学研究,已经从幼稚到逐步成熟,走出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开拓发展之路。一个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回族学新兴学科已经形成,已成为中国民族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大家知道,我国的回族学研究,比源远流长的藏学、蒙古学研究起步要晚。尽管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不乏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记载,从时空上讲,元明之际回回形成民族共同体前后,史籍中就有丰富的回族学资料;明清之际,一批回族穆斯林学者把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以儒诠经”、“以儒释回”,对回族的信仰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达到一个高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民族化”和“地方化”,为我们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然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即用现代实证的科学方法,对回族这一社会群体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考察和研

究,揭示回回民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文化特点,实际上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简略回族并考察近现代以来的回族研究的历史,便可看出,回族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产物,是清末民初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大变革时期,回回民族新觉醒的反映。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时空背景下,一批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和穆斯林学者受时代潮流的熏陶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启迪,提出“宗教改良”、“普及教育”,振兴民族的思想主张。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掀起了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回族有识之士,不辞艰辛劳苦,兴学校、办刊物,创办文化学术团体,翻译经籍,著述撰文,拉开了整个民国时期回族学研究的序幕。

历史表明,这一时期回族与伊斯兰教的研究广泛涉及中西交通、民族源流、历史事件与人物、科技交流、当代社会问题、翻译学等诸领域,并取得多方面成就:首先是回族史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例如,二十年代有陈垣先生的《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与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是研究我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的开山之作。三四十年代,又有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付统先的《中国回教史》和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此时,在云南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白寿彝教授著述最多,先后有《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咸同滇变见闻录》(二册)及《赛典赤·赡思丁考》等多部著作和学术论文相继出版和发表。这是有史以来系统研究回族历史的第一批成果,由此奠定了白寿彝教授在中国回族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带头人的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从 1927 年开始,在我国有 7 种版本的汉文译本相继问世。有关伊斯兰教法学、哲学、经济学、语法学、修辞学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著作,在马坚、王静斋、纳忠等学者的辛勤耕耘下,亦被翻译为汉文。马坚在埃及爱资哈

尔大学留学及归国后,长期致力于《古兰经》和《回教哲学》《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回教真相》《回教教育史》《伊斯兰哲学史》等译著,成就卓著,奠定了他在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界的遥遥领先地位。抗战时期,被誉为中国“四大阿林”的王静斋、马松亭、哈德成、达浦生在回族伊斯兰教的教学与研究中颇有建树和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在延安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署名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历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从宗教到族教关系,较全面地阐述了当时的回回民族,从而改变了过去只偏重于从宗教角度研究“回教”的状况,突出了从民族角度搞回族学研究的趋向,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这是回族研究中的一个新起点,或转折点。

民国时期回族学研究,在近代回族发展史上曾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促进了回回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新觉悟和社会进步,促进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使国人对这个少数民族有了新的认识 and 了解,同时也使这种学术文化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为中国回族学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在这一时期,回族学研究命运多舛,由于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特别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从根本上就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从而使回族学研究工作带有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软弱性,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回族学研究从理论到方法,从基地到队伍建设,都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许多研究领域还有待于开拓、垦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为新中国回族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新中国回族学研究是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给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它具有了自己鲜明特点:一是它获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的指导,吸收或借鉴于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

民俗学、法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它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的使用是回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思维体系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回族和回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建设服务,为共同繁荣我国的民族文化服务。

新中国回族学也同其他学科研究一样,不能脱离具体时空文化背景,因此,它同建国以来的中国社会历程一样,其间也经历了艰难和曲折。按照时间和内容,新中国的回族学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以“文革”时期为中间阶段,此前和此后各为一个阶段。

“文革”之前的 17 年(1949—1966),是新中国回族研究的丰收阶段。这一时期,回族研究经历了深刻的学术转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回族族体与文化的学科地位日益确立。回族研究从以往的笼统的“回教”研究中析分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并逐渐形成了一支分布全国,包括多民族学者在内的回族研究队伍,硕果累累。

在学术活动方面,1951 年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100 周年的活动,推动了建国初期对近代西南和西北地区回民起义的大讨论。1953 年根据民族工作的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批准,首次在首都北京成立了以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同志为会长的“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协进会存在的 5 年期间,根据《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组织回族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编写和展览,刊发了《回民工作通讯》,在开展国际友好往来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文化学术之工作。

1956 年,根据中央指示,开始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促进了回族研究工作。回族遍布全国,这种调查也是全国性的。是年夏,西北大学马长寿教授率领部分师生,率先深入陕西、甘肃两省等 10 余县、市,对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进行调查。1958 年,又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和有关民族地方的民族工作者组成多个联合调查组,分别深入宁夏、甘肃、青海、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对回族人口、历史来源、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回民起义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活动等也都做了较深入的调查,取得很大的成绩。据初步统计,这种实地调查积累的资料约有百十万字。通过调查,基本弄清了各地回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大致面貌,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体现了民族研究自身存在的价值,使一批适逢其时的中青年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走上了回族研究的道路。

1959年,周总理发出了各地编写文史资料指示之后,回族文史资料的编写亦有长足进展,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稿、选辑,都登载了大量的回族历史、人物和事件。其他地区及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也多有回族的资料,为研究近代回族作好了部分准备。进入60年代初期,云南和甘肃两省的民族工作者对杜文秀、马仲英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详细考察和研究,是这一时期回族领域的重要学术活动,在全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在科研成果方面,这一时期完成的调查报告、撰写的论文和著作及其他文化作品约有数百篇(本)之多,涵盖回族来源与形成、回族与伊斯兰教、回民起义、民族关系、人物评价、中阿文化交流、天文历法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白寿彝教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回民起义》(四册),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白寿彝、韩道仁等人编著的《回回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林干的《清代回民起义》,丁毅民的《新中国的回回民族》,陈裕菁译的《蒲寿庚考》等,都是有较大影响的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上钩索出了回回民族数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总体上奠定了回族学研究的基础。正因为如此,1960年2月,白寿彝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从回族与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等5个方面,较全